

究研之學哲的行

著支 李

李

支著

行的哲學之研究

中央文物供應社
印行

行的哲學之研究

每冊定價：新臺幣陸拾元正

著作者：李 支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應社

發行者：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二一九三六號

印刷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文化路二巷三號

電話：九一一〇一一——六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再版

行的哲學之研究 目錄

第一章 行的哲學的意義

第一節 概述 一

第二節 行的哲學的創立 三

第三節 行的哲學的淵源 九

第四節 行的哲學的意義 一八

第五節 哲學的功效 二七

第二章 行的宇宙論

第一節 宇宙的意義 三四

第二節 宇宙的形成 四二

第三節 宇宙的本體 五三

第三章 行的人生論

第一節 如何才得稱之為人……………六六

第二節 如何做人的道理……………七六

第三節 人生的意義……………九一

第四章 行的知識論

第一節 何謂行的知識論……………一〇九

第二節 知識的起源……………一一一

第三節 知識的範圍……………一一六

第四節 真知由於力行……………一二一

第五章 行的方法論

第一節 何謂行的方法論……………一三四

第二節 科學方法的程序……………一四四

第三節 行的法則與工作程序及其態度 一五一

第四節 研究的歷程和方法 一五七

第六章 行的歷史論

第一節 何謂行的歷史論 一六五

第二節 唯物歷史論 一六八

第三節 唯心歷史論 一七一

第四節 行的歷史論 一七三

第五節 從行的歷史論看唯心歷史論和唯物歷史論 一九〇

第七章 結 論

行的哲學之研究

第一章 行的哲學的意義

第一節 概述

行的哲學，是先總統 蔣公所創立的。

行的哲學，這一個名詞的使用，是開始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在南京中央軍校所講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一文中。嗣後有關哲學的著述甚多，其中要以「行的道理」一書，爲其最重要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行的道理」，一名「行的哲學」。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所講的。其所以不直接用「行的哲學」這一名稱，而於其下用一括號，標名爲「行的哲學」者，就作者的揣測，因爲在那段時間裏，先總統 蔣公一共發表了好幾篇的名著，如「政治的道理」、「行政的道理」，同時，把原名「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一書，特用「科學的道理」發表。爲求整齊統一，所以把「

行的哲學」，也用「行的道理」來發表了。

先總統 蔣公對於哲學的著述很豐，在講述「行的道理」以前，曾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講述「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講述「革命哲學的重要」，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廬山軍官團講述「革命的心法——誠」，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廬山軍官團講述「大學之道」，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在廬山軍官團講述「軍人精神教育釋要」，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廬山軍官團講述「軍人應確立革命的人生觀」，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在南京陸軍大學講述「中庸要旨」；上述「大學之道」、「中庸要旨」兩篇訓詞，先總統 蔣公曾於民國五十二年八月在陽明山作第四次訂正，成為定本，易名為「科學的學庸」，其中包括論著三篇，一為「大學之道」，二為「中庸要旨」，三為「政治的道理」。另有附錄(一)大學章句(朱子序文)，(二)大學古本，(三)中庸章句(朱子序文)，(四)王陽明大學問——讀王陽明「大學問」的幾點意見，(五)王陽明答羅整菴書——說明大學古本不應改正補輯之理由。自「行的道理」發表以後，又陸續發表了不少

有關哲學的論著，民國三十年七月九、十日對青年團中央幹事會與監察會聯席會議講述「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述「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發表「反共抗俄基本論」，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五日及七月十二日對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軍幹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三期研究員講述「革命哲學入門」（一名「革命教育的基礎」），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講述「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等著述多種。至於有關方法論的著述也很多，例如「科學的道理」、「軍事科學、軍事哲學與軍事藝術」，「訓練的目的與訓練實施綱要」，以及民國五十八年出版的「科學的道理續編」等，都是我們研究先總統 蔣公哲學思想所必須精讀的最重要的文獻。

第二節 行的哲學的創立

前面說過，行的哲學，是先總統 蔣公所創立的。

先總統 蔣公之所以把他的哲學命名為「行的哲學」，誠如他自己所說：「

我們對於哲學的態度，不能承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爲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註一）

因之，「我們哲學的基礎，不偏於物質，亦不偏於精神……，但是沒有行動的表現，雖有物質與精神，亦不能見其效用的，故我們的哲學，更應注重知難行易的『行』字，所以我主張行的哲學，就是這個道理」。（註二）

講到「行的哲學的本意」。「自從提出力行爲革命者必需循的途徑以來，我們同志中間確已受到不少影響，我們力行的精神提高了；不論在部隊裏、在學校裏、在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都漸漸改變了從前沉滯不進的狀態，打破了徬徨煩悶的心理，大家一齊起來力行。這本是我提倡『行的哲學』的本意」。（註三）

我們了解了「行的哲學的本意」，知道了「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那末，「行」究竟是什麼？

一、「行」無分於動靜

先總統 蔣公把「行」分別爲行與動以及行與靜的關係，而歸結到行無分於

動靜。

1. 行與動的不同：「『行』與『動』是不同的，『動』並不就是『行』，而『行』則可包括某種『動』在內，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所以就本體言，『行』較之於『動』更自然，更平易，就其結果和價值來說，動有善有惡，而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拿一個譬喻來說：『行』，譬如川流不息的現象，孔子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最足以闡明力行不輟的意義，『動』，則好比是以石激水，將石子投下去了，水就激動起來，擊得猛烈的時候，水勢跳躍，『可使過顙』，其勢是很洶湧的，可是過一下子，這種他力因抵抗而消失了，就可以停止下來，所以動是臨時的。正因為動是他發的，我們固然不能說所有的『動』都是壞的，但至少可以說，『動』是低級的，而『行』才是高級的。」「所謂『盲動』『亂動』，乃至於『暴動』，都不外是由於外來的激刺，或他力的『發動』而起」。所以「『行』與『動』應當分別清楚，行是循着軌道朝着目的和方向，繼續不斷，川流

不息地，無時無刻，不在他進行之中向前進行的。」（註四）

2. 行與靜的關係：「可是我還得提醒你們一句，因為前面我已經講過，就是力行的『行』字和『動』字相反的一面，其實這裏所講的『定靜安慮』的靜，並不是『虛無寂靜』之靜，更不是像『槁木死灰』那樣的靜，而是『紛紛紜紜，門亂而不亂』的一種『以靜制動』的靜，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而且我講行的道理的時候，根本就認為『靜亦是行』，『動亦是行』，『力行中每一階段，無著無隱，無一不在行』。所以這『靜』與『行』，是並不衝突，也並不相反的。」

（註五）

總之，「行之意義，是不分動靜的，整個的行程中間，工作是行，游息也是行，作事是行，修養也是行。『動』與『靜』在字面上是對立的，現時流行的所謂『動』，幾乎絕對否定了『靜』；因之，就不承認所謂安定的重要。現在就真理來說，『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可見靜的作用，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所說的行的哲學，就無分於動靜，在跡象上看，雖然是有動有靜，但是整個進程中，向外表現發展的時候，固然是行，生機潛

蘊成長的時候，也是行。只要合乎天理，順乎正軌，動亦是行，靜亦是行。宇宙與人生，無時而不在行進之中。」（註六）

二、「行」是天地自然的道理

爲什麼說：「行」是天地自然之理呢？因爲「凡是真正的行，他必然是有目的、有軌道、有秩序、有系統，而且有『反之於心而安』的自覺，它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是周而復始繼續不輟的。拿地球旋轉來說，我們認真的說，就不能說地球是在那裏動，地球的且旋且繞，最能表達出這種現象的，實在是我們古時習慣的所謂『運行』。所以我們廣義一些來說明行的本體，他總是有正軌、有行程的」。「因爲宇宙間最顯著的現象，亦即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就無過於天體之運行。易經上的註文說：『天行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健者不能，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這裏所謂健，就是歷久不磨、經常不變的意思，最剛強也最持久，而且是最貫徹圓滿」。「所以行，只是天地自然之理」。（註七）

三、「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

我們知道：「人生只是『行』的過程，原是包括在『行』的範圍以內。」「

在人類的全生活中，凡是生存、成長、發展，以及某階段的銜接，後一段與前一段的準備與補充，無不是行。我們經常生活的寢息食作，都可以包括於行的範圍以內」。「古人說：『性與生俱來』。我以爲『行』爲性之表，所以『行』亦與生俱來。人生在孩提時，一出世能啼笑飲食，稍爲長大了，就知道視聽言行，等到長成以後，無分智愚，總是求生存，求進步，求發展，換句話說，就是求合乎人生的需要。這種種都是『行』的表現，亦就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行』就是『人生』」。也就是說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註八）

四、不行不能知

先總統 蔣公說：「總理說：『能知必能行』。我還要續一句『不行不能知』。因爲我們都是後知後覺，我們除了基本的革命大義以外，所知的實在有限。因此我們一方面固然應當竭力求知，同時還應該從力行中去求真知；所以我們一切事業必須實行，而後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而後能知。」（註九）這種不行不能知的道理，也就是大學所說的「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的道理。

從上面的分析與體認，我們知道了「行」是無分於動靜的，動亦是行，靜亦是行，天地自然之理是行；人生本然的天性是行，如果要求得真知，還得有待於力行。「行」是先總統 蔣公哲學思想的中心。「行」也是先總統 蔣公實踐革命的心法。他說：「大家知道，總理知難行易的遺教，爲革命不二法門。但是要大家都能『無所畏而樂於行』，那就還要輔之以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以破除一切心中之賊，亦以凝固吾心的牆子，使大家都能從『知』中去體認——知恥知病；從『行』中去完成——求行求新；歸結起來，就是要把握住這一個『行』字，實踐這一個『行』字」。（註一〇）所以先總統 蔣公把他的哲學命名爲「行的哲學」。

先總統 蔣公對於他的哲學，一開始即名之曰「行的哲學」，以後有時名之曰「革命哲學」、「力行哲學」，也有時名之曰「中國新民族哲學」。在名稱的使用上雖有不同，而其基本思想，則在闡述並光大 國父的知難行易的學說，而以「行易」的「行」字爲其中心。認爲「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

才能創造一切」。因此，我們就以先總統 蔣公自己所命名的「行的哲學」爲其哲學的命名，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創造性的了。

註一：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

註二：建國運動

註三：行的道理

註四：同註三

註五：軍事教育與軍事教育制度之提示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三

註八：同註三

註九：同註三

註一〇：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

第三節 行的哲學淵源

任何思想，都有其思想的淵源。先總統 蔣公幼承庭訓，早歲研讀經傳；

十八歲時對王陽明先生學說，甚有心得。開始研究哲學時，頗相信西方的「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道理。後經 國父的指點，承受 國父「知難行易」哲理的啓示，推究中國社會幾千年沒有顯著的進步，以及屢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完全受了「知易行難」一說的流毒；因此特別融會了 國父的「知難行易」與王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道理，進一步創立了他的「行的哲學」。是以行的哲學的淵源，第一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一貫的道統，第二是西洋各家的哲理，第三是王陽明先生「知行合一」的心傳，第四是最最重要的，是承繼了 國父的「知難行易」的學說。

一、淵源於中國一貫的道統

先總統 蔣公很早就塾師讀書。「八歲從蔣謹藩學，讀完大學、中庸；九歲讀完孟子、論語，十二歲讀畢詩經，間習古文辭，學作制藝，十三歲從嵯邑姚宗元讀尚書於葛溪溯源堂；十四歲從毛鳳美讀易經；十五歲從竺景崧讀左傳於崎山下皇甫氏家館，學作策論；十六歲從毛思誠讀左傳、綱鑑於巖溪故廬；十七歲入奉化鳳麓學堂，習英文、算術等新學科；十八歲從顧清廉於寧波箭金學堂，顧氏